

名人看名城

扬州游记

平山堂与鉴真和尚

扬州旧梦寄语堂

闲话扬州

扬州的夏日

食在扬州

烟花三月下扬州

平山堂与鉴真和尚

瘦西湖的旧梦

二十四桥

扬州片石山房

扬州梦

扬州纪游

扬州的石狮子

扬州的风景

顾农 王澄霞 钦鸿 编
上海画报出版社



丛 书 小 引

名城是名人的摇篮。许多名人诞生在名城,成长在名城,创业在名城。他们是名城的优秀儿女。

名城是名人的荟萃之地。许多名人到名城探访。到名城参观,到名城学习,到名城旅游。他们是名城的佳宾贵客。

名城与名人,相得益彰。

名人写名城,从他们各自的视角,写出了名城的特点、亮点,写出了名城之所以令人流连忘返的秘密。

我们汇集名人写名城的文字,主要是散文,让读者从各方面了解名城,从而热爱名城,同时还可以从美文中得到艺术的享受。

为了便于了解名城,我们辑集了不少名城的照片,力争图文并茂,以使读者赏心悦目。

编 者

新世纪元年元月于上海

目 录

丛书小引	编 者	
扬州游记	李根源	1
扬州漫游记	张慧剑	8
瘦西湖里三小时	舒新城	17
绿杨城郭的一瞥	范烟桥	23
扬州纪游	朱 僎	26
扬州的夏日	朱自清	36
说扬州	朱自清	40
我是扬州人	朱自清	46
扬州的风景	易君左	51
闲话扬州	曹聚仁	66
食在扬州	曹聚仁	69
扬州旧梦寄语堂	郁达夫	72
镇扬日记	田 汉	79
在扬州	石 挥	81
瘦西湖的旧梦	宣博熹	84
烟花三月下扬州	叶灵凤	88
平山堂与鉴真和尚	叶灵凤	94
扬州续梦	洪为法	96
绿杨城郭新扬州	周瘦鹃	155
扬州梦	丰子恺	160
二十四桥	茅以升	166

扬州片石山房	陈从周	169
瘦西湖漫谈	陈从周	175
从《扬州园林》说起	叶圣陶	180
三访扬州	黄 裳	187
访鉴真故居	王西彦	192
绿杨城郭忆扬州	冯其庸	198
扬州的石狮子	丁家桐	204
编后记	顾 农 王澄霞	208

扬州游记

李根源

民国十五年九月一日。晨起，偕冷君御秋、陈君绍五，买舟渡江，达福荫马头，换乘汽车，约行三十里，抵扬城东福荫车站。渡运河，河为隋炀帝所开凿，古名“邗沟”。北望隋堤，堤柳其尚有存者耶。入福荫门，至功德林，换坐画艇。出拱辰门水关，右岸皆最雅洁之茶肆，泊花船数十支。入保障河，经问月桥，绿杨村，村李姓园名，在绿柳阴中，有茶居，可品茗。过虹桥，王渔洋《冶春词》题此。经“长堤春柳”亭，至笔架山，达小金山。自绿杨村来，右岸多高阜，亘数里，舟子云：“杨广十宫长阜苑遗址也。”寺名“湖心律寺”，额乾隆书。有“梅岭春深”坊、月观堂、静照轩诸胜。碑亭二，覆乾隆御碑二。乾隆书“高咏楼”、“静照轩”横额二。河左徐园，祀徐宝山。宝山何功何德而受此？扬绅撰刻碑云：“维持扬城治安”。夫维持治安，乃军人应有之责。宝山竟享兹崇祠，足见能维持治安者之少也。庭园结构，有邱壑，不落俗，可供玩赏。庭中古铁镬二，无字，高约三尺，径约五六尺，厚约五寸。每镬重量数千斤，巨制也。守园者云：“共十镬，八镬尚埋土中，未挖出。相传为盐户用以煎盐者，或谓僧家用以煮饭者”。余意皆非，镬底太厚，火力失效。昔甘露寺有梁武帝铁镬二，用以植莲供养诸佛，前贤纪其式样重量，颇与此类。又残经幢二，虽其年月模糊，可定为唐宋时物。园外葬清广西巡抚史念祖墓。

过钓台、陈氏鳧庄，至法海寺，又名莲性寺，洪杨时毁，未经修复。有康熙御碑一、乾隆御碑三。塔白石造，故名白塔，其式如北京之北海塔。东面渐倾，及今修葺，可期无坏。至莲花桥，俗呼五亭桥，上建五亭，与白塔对峙，四围绿阴掩映，天然图画也。

登功德山，又名观音山，即杨广“迷楼”故址。山麓九曲池，炀帝于池上奏水调九曲，故名。乡民百余人，正集池中泄水捉鱼。人摘星寺，新建“念佛堂”，额为余书。主僧亦辉不在，余未以姓字见告，以避接待。寺中尚有闭关僧宏度者，余在滇时旧部营长也，亦未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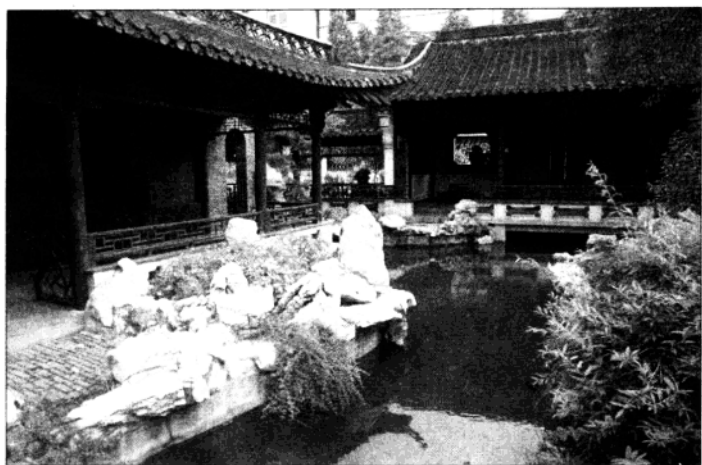
赴蜀冈，冈高不及十丈，在吾滇人视之，撮土耳。冈麓有歙人洪汝怡撰女弟子李璩墓碣。登平山堂，堂故欧阳文忠守郡时所建。壁嵌“淮东第一观”五大字，端凝有法，款署秦少游句，襄平高士钥题，江南拙老人蒋衡书，新安汪应庚立石。坊额曰“栖灵遗址”，又曰“丰乐名区”。山门题曰：“敕建法净寺”，即古“大明寺”，又曰“栖灵寺”，创于刘宋大明间。有天王殿、大雄殿、欧阳文忠公祠，祔祀苏文忠公。欧阳公石刻像，裘曰修本，乾隆题诗其上，注云：“有李端淑、晁悦之之像赞，漏而不镌何耶？”东门额曰：“仙人旧馆”，人为平山堂，额方浚颐题、彭玉麐额曰“放开眼界”、刘坤一额曰“风流宛在”。入后为晴空阁，再东为清行宫，已毁。有待月亭，裕德建。趣园石额，乾隆书。第五泉栏字，许九皋书，非王虚舟旧题也。有康熙灵隐诗刻、乾隆辛未仲春平山堂作，乾隆临董其昌书、乾隆丁丑仲春平山堂一律诸诗刻。西门额曰：“文章奥区”，人为平远堂，祀范忠宣诸栗主。面楼曰“谷林堂”。道光赐陶澍“印心书屋”额，刻建楼左，阴镌“南崖图”，附陶澍奏摺，顺德刘□程勒石后记。印心石刻，余凡三见，好名之心，贤者不免。东北为四松草堂、悟轩、方丈室。其藏经楼、范文正祠在大雄殿后，已毁。目击金石，有乾隆五十八年铁炉一；明怀远将军萧公墓志铭，

弘治八年九月二十日，福建邵武府知府郡人孙蕃撰，浙江台州府知府江都马岱书，江西广信府通判京口丁玘篆盖，有盖，计二石；江宁苏惟霖游平山堂杂咏五律六首一石；光禄大夫巡抚宋公人为吏部尚书商民去思碑，康熙己未朱彝尊撰一石；康熙辛酉冬十月中州郭振遐游平山堂五律八首并序，小楷一石；重浚保障河记，雍正十一年孟春扬州府知府尹会一撰，翰林院庶吉士程梦星书一石；重修平山堂碑，乾隆元年七月两淮盐运使尹会一撰书一石；乾隆五年大勋卿汪应庚赈荒功德碑四石；道光二十八年祁雋藻书子史粹言四石；星悟禅师画兰二石；重建平山堂记，同治壬申郡人蒋超伯撰，董恂书一石；重建平山堂欧阳文忠公祠记，光绪五年云南按察使平江李元度撰一石；又记，梁溪杨应桓撰，桐城张思安书一石；又记，两淮盐运使南陵徐文达撰书一石；重修平山堂记，旌德汪时鸿撰，江都王景琦书一石；平山堂记，蓝光第撰一石；又记，李正衡撰一石；湘阴郭蕃偕文小坡、张子苾、欧阳伯元重九蜀冈登高七律三首一石；李端淑、晁悦之欧阳公像赞，苏轼醉翁操，光绪五年周鹏录刊一石；双鹤铭并序，李郁华撰书一石；乔松年赠雪航上人七绝三首，沈秉成题平山补柳图七绝二首，合刊一石；汪时鸿宿平山堂五律二首一石；李正衡平山堂八景七绝八首一石；龙易图平山堂待月和宋人韵七律四首一石；陈廷杰重游平山堂口占七绝五首一石；王长文雪后至平山堂诗一石；古大明寺鉴真和尚遗址碑记，民国十一年十月六日，日本文学博士常盘大定撰，江都王景琦书一石；碑略云：大明寺，唐鉴真法师遗址也。鉴真为海东律祖，又为初传台教祖，天宝十二年东渡，馆于东大寺。圣武天皇委以受戒传律之任，叙传灯大法师，建坛于卢遮那殿。上皇始受菩萨大戒，皇帝、太后、太子、公卿以下受戒者凡四百三十余人，一时高德八十余人。弃旧受新，是为日本登坛受戒之始。东邦文化，胎原我国。常盘君此记，

可谓不忘所祖者矣。平山堂中，悬鉴真法师像及法师所建招提寺戒坛诸古迹影片，均常盘君赠，阅之令人起敬。完白山人墨迹，刻石山中者，有“真赏”二字横额，联二副，屏六石，《心经》长横石二，均篆书。《心经》，山人书丹，住山月余，躬亲监刻，故雄浑茂密，为山人第一杰作，款署大清国男子，未能免俗。平山堂风景固佳，然全国中似此者，要不可以缕指数，终属以人传者耳。惟自拱辰门来，一泓活水，十里垂杨，荡桨其间，荷香柳色，步步引人入胜，真是人间天上，此隋炀帝、清高宗所以流连忘返也。

雷塘，有隋炀帝陵。询寺僧：“距此几何？”僧曰：“不远。”余欲往寻，御秋曰：“杨广弑父弑兄，荒淫昏暴，千古罪人，子往访之，未免好奇过甚。”余唯唯遂止。

下山，登舟至天宁寺。寺记，乾隆御撰。康乾行宫及庋《四库全书》之“文汇阁”，皆在寺内，均毁。复至重宁寺，重宁，扬州盐商媚清高宗所建者也。在天宁寺后，驻有兵，不能畅览，遂至史阁部可法墓。祠奉阁部像，旁悬阁部书两联：“自学古松存静节，唯应野鹤识高情。”署可法。“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署道邻。廊有吴大澂篆书联，后为梅花岭，阁部衣冠墓在焉，碣题“皇清赐谥忠正少保兼太子太保督师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公墓”。御秋曰：“皇清赐谥四字，阁部如何受得，此碑不得不仆而另刻。”往观阁部所制大炮，长约五尺，口径约七八寸，所谓二将军也。炮面铸阳文曰：“崇祯甲申十二月南京兵部大堂史，嘉协右营第五号。”壁砌石刻，有篆文“明史忠正公墨遗并画像刻石”十二字，旁署梦坡居士书，尚一石；阁部冠服像，题史忠正公小像，会稽陶浚宣拜手谨署，周庆云题赞一石；阁部与睿亲王书原稿，首曰：“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满洲汗摄政王殿下”，后署“弘光甲申九月十五日”，字体类座位稿，中间钩涂添改七处，与《通鉴辑览》



何园

所载文多不符，如“大清国”作“满洲汗”之类是也，共刻二石；又与太太、杨太太绝命书一石；顾千里篆“杨公遗像”四字一石；杨公冠服像，署“明两淮盐运使节愍杨公之遗像”一石；杨公讳振熙，临海人。从阁部殉国，当时犹有扬州知府、江都知县等数十人同死，余意应附祀于祠。题诗著跋者都二十七人，曰：盱江曾燠、阮亨、宝山毛岳生、钱唐屠倬、仪征程赞清、顺德张青选、烟波钓客、山阴杜煦、陶浚宣、会稽王继香、云间杨葆光、钱唐吴庆坻及子士鉴、阳湖恽毓珂、鸟程周庆云、仪征张安保、江都徐廷珍、徐兆英、甘泉范凌夔、禺山杜纯、嘉兴曹言纯、全椒金旺欣、仪征陈延辔、丹徒杨程祖、章侵、章钰，共二十一石。在炮亭，乾隆御制书明臣史可法复书，附史可法与睿亲王书，文华殿大学士于敏中奉敕书，横石盈丈，碎为十一块，壁砌成一石。乾隆诗未见，和者有梁国治、沈初、刘墉、金士松等各七律一首，共二石；阁部史公像



寄啸山庄 水心亭回廊

记，绣水土概拜撰，锡山顾贞观顾采、武陵胡献征题跋，共二石；梅花岭谒史忠正公墓长歌，壶口兰第锡稿一石；以上共六石，砌壁走廊。重修史阁部祠记，程仪洛撰，刘树堂书，重修史忠正公墓记，旌德汪时鸿撰，建正厅两侧。余八九龄时，先君尝以《出师二表》、《正气歌》、《复睿亲王书》四篇，令朝夕默诵，并谆谆讲解，诏小子曰：“此汝之好先生也。”丙午入京，谒信国祠，丁巳在陕，飭沔县知事代祭武侯，并捐俸修葺祠墓。今拜公墓下，素愿已偿，惟年近知非，一事无成，瞻对先贤，追维庭训，徒增汗颜而已。

时已昏暗，大雨如注，不能返京口，入广储门，投江北新旅社宿焉。余观扬之富庶，不减苏州，风俗习惯，人物服饰，亦多与苏同。然余于两地，终嫌文胜于质耳。

九月二日。昨夜腹泻发热，眠不安席，晨间稍愈，偕冷、陈两君往徐凝门，游何氏寄啸山庄，结构谨严，华朴得中，庭中古木参差，湖石兀嶙，广陵园林第一也。砌壁石刻，有重摹唐人双钩本十七帖、道光四年七月丹徒包祥摹刻鲁公三表、东坡海市帖三种。原定谒扬州府学、访汉厉王墓石刻字、汉射阳孔子见老子像画石、阮芸台摹刻猎碣、再谒汉江都相广川董子祠，并访梅花书院，贱

躯不适，急归京口，服药得汗，热渐退。忆余童时先师赵会楼先生以汪容甫《广陵对》中“四忠”命题，曰徐敬业、李重进、李庭芝、史可法合论。余作，先师尚加称许，今亲至其地，则诸公当日飞檄讨贼，婴城致命之英风浩气，愈想像得之。余性嗜金石，尝列历代书家为一表，江都得四人，曰皇象、曰李邕、曰徐铉、徐锴，并记于此，以志向往。

——节选自《镇扬游记》，1926年12月上海泰东图书局版

李根源(1879—1965)，字雪生，又字养溪、印泉，云南腾越(今腾冲)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陕西省省长、云贵监察使、国民政府国策顾问、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著有《曲石文录》、《曲石诗录》等。

扬州漫游记

张慧剑

扬州市

畔晚时候，我入了扬州市，在 H 兄和 V 君的领导之下，到扬州城内最有名的一个茶社里吃点心。H 兄告我：“这是富春茶社，和怡园齐名，以点心做得好吃，在扬州已经造成一种特殊势力了。”

扬州的点心，滋味实在不错，这不必第四次到扬州的目下的我才知道，前三次已经领教了个十足。在上海时，大马路的四五六，在南京时，夫子庙的大禄楼；它们都是扬州点心的殖荒者，它们曾赚了我不少钱，但终不及这次在扬州吃得 40 + 40 又 + 40 分的满意。我明白——我明白我说这话，一定要有许多人说我正在吃着自己的成见。

除了点心——而且是极少的几种——扬州的茶馆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特点。尤其是富春茶社所容纳的客，太欠复杂一点；差不多都是一样文绉绉的人，一律都是文绉绉，这便不能使我的观察力和分析力多得活动的机会，因此我略觉不快。

V 君真是善于滑天下之大稽，他将我领到教场，教我从那里去认识扬州。教场在扬州所处的地位，等于南

京的夫子庙和上海的城隍庙，但它的面积却只占有这两个庙市的五十分之一。脏，那当然是不用说的，略略有些臭味，那也是无须多说；只是小，小得实在怪可怜的；三两个书棚，四五架西洋镜，六七家酒楼饭店，就塞满这教场的全部。走快一些，不消一分钟，便可环行这场子一周，小，实在太小了一点吧。

可是在那里，看见许多脸上生满了汗斑的苦力同胞，争先恐后的挤来挤去，我便感觉到这地方终还是一个圣地。

扬州最热闹的街市，是辕门街、多子街、翠花街，我们便从那里缓缓地踱向东去。扬州的街道，是还不失其古风的异样的窄，于是我们消费很多的时间，避让一切威权超过于我们的东西，如洋车，轿子，棺材，粪担，巡逻队，打架未毕而奔逃的狗等等。

从街上洋货店茶食店之多，和粪担上不高妙的气味不绝于闻的各个事实上推论起来：扬州人是无娱乐的，他们所仗以使其生活还勉强的有一些意义，略略可以示别于死人的，便是唯一的吃！而女人则有买洋货。

很多很多的正当享乐之年的太太小姐，她们各提了一只钱口袋，打东边洋货店出来，又向西边洋货店进去，东家买一套纽子，西家买一盒香粉；在她们仅有的两只手，或两手以外还可以由她们支配的属于别个人身上的手（如佣，仆，姬，婢，老爷，少爷及其他）塞得满满以后，她们才奏凯而归。

在她们归程里，又可以看见：她们被包裹于动人的香气和姿态里的整个身体，娜婀摆动之时，只消经过了两条以上的街，她们便会被一个二个乃至三个四个的粪担，一前一后的夹着前进，V君说：“这不算什么奇怪的事。”

于是我便搁笔，不再从事于扬州市的描写了。

舟之巡視

十七日晨，八时起身，在 H 兄的书斋里，看了几页小说，又被 V 君拉到富春去吃了一碗面，就此决定了下午逛瘦西湖的计划。

同行者 V 君、H 兄和一位不详其姓名姑假定之为 X 君的某君，坐车出了北门，瘦西湖完全不是我理想中的瘦西湖，而湖畔的绿杨村，却俨然就是我曾经做梦来过的绿杨村，有趣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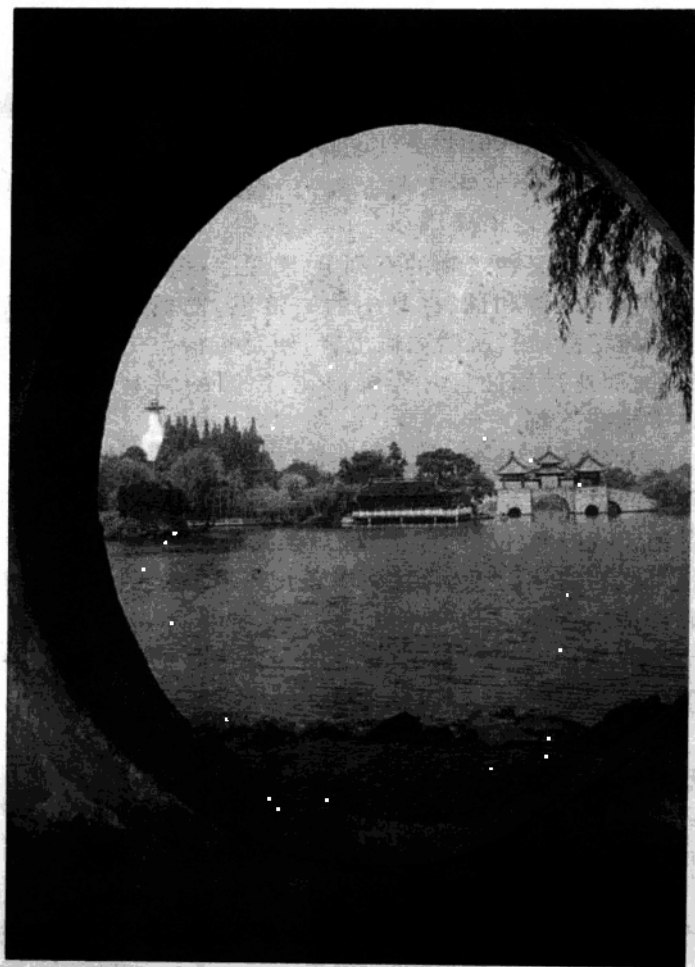
因为我们来得太早，驾舟于湖畔候客的，只有三四个舟子，艳称于瘦西湖的船娘，半个也不曾遇见。V 君主张等，而 H 兄和我主张不一定需要船娘，结果我们的主张得胜，立刻就下船。

船不很大，上面扯着白布棚顶，下面安放了四张藤躺椅，容积较秦淮河的小七板为小，而大于玄武湖最小的划子约一倍有奇。绿杨村的堂倌认识 V 君，不等他招呼，便送了两壶茶；两碟水菓，几色橘子糖过来，瞧他那种直率而随便的神气，好像不要钱似的。

下令开船，便离开绿杨村前进了。瘦西湖的瘦，真可谓名符其实；这岸上的人，可以和那边岸上的人很自在的谈话。

两边岸上，水树极多，绿蓊蓊的丽密如壙，一抬头便觉绿光照眼，这种意境，虽然比较玄武湖还略差些，却也不失为一名地。最初我们穿过大红桥，到徐园。

H 兄说：“上岸瞧瞧去！”瞧了回来，却也不曾弋得什么好感，不过一座小小的花园，有几间房子，几块匾，几棵树罢了。但扬州人因为这是盖了纪念徐宝山的，而徐宝山三个字，好像和扬州人的记忆特别的要好些，因人及园，徐园遂也成为一名胜了。当我踏到徐园的尽头处，看见墙上嵌有一块碑石，大书曰：倚虹园。我有一



瘦西湖 钓鱼台远眺

个死掉的朋友毕倚虹，我又有一个常去吃饭的所在倚虹楼，我还有一个最欢喜听她唱白盔白甲白旗号的歌女倚虹阁；倚虹园三字便合我如同他乡遇故知一般，毫不客气的钻进我记忆里，顺便将我的注意也拖了出来。

上去摸了一摸碑石，发现这三个字还是乾隆的御笔，而 H 兄却断然曰：“这是假的，你瞧虹字这一块，不是新添上去的吗！他本来只是倚园二字，不知是谁着了古迷，硬造出这个虹字来添上去，并考证这个徐园就是倚虹园的遗址，可不怪！”

接着我又在走廊的石刻上，看见了许多扬州名士纪念徐宝山的诗和词，在其中的一首里，发现了一句：“犹有孀雌忆故雄，”所谓孀雌也者，便是指徐宝山的夫人孙阆仙，而这孙阆仙且并会画梅花，徐园的墙上便有她的许多梅花石刻。

从徐园到小金山，大家一同下船，上去瞻礼一番，不等和尚说泡茶，便又回到船上来。这里和徐园一样，也不曾给予我以何种好的印象，就只湖心寺里的湖上草堂，有伊秉绶写的一副对子，我恍惚还记得联文是：“白云初晴新雨适至，幽赏未已高谈转清”，颇切合我们那时的情境。

小金山对面是凫庄，邻近凫庄是莲性寺，寺后有半废的经塔，我都曾——去看过。

过此就是五亭桥了。五亭桥横卧在水面，逼近凫庄，桥上只剩了三个亭子，远看很有风趣。再下去就是到平山堂的水路，普通游湖的人，只逛到五亭桥为止，平山堂是难得有人去的。

舟行约有半里路的远近，见另有一条汊路，被掩闭于高可隐人的水草里，V 君说：“这是到二十四桥去的小路。”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两句诗虽然深刻在我的心版上，时时使我发生了何妨去考证一下的愿望；但我终是一个惰于追求一切的人，在大家沉默

的空气弥布在人和人的注视间时，虽然舟子曾问了一句：“二十四桥去不去？”而去之一字终不曾由我的口中喊出来。

平山堂到了。如果是在十几年前，我还不曾脱离 W 先生戒尺的警备之时，我玩了一个地方回来，W 先生需要我作一些什么，我一定会很拿手的写着：“登山，入法净寺，过大院，入东向一门，则谷林堂也。又进为平山堂，僧合掌出迎，导游第五泉待月亭趣园芳圃等处，并至后殿谒先贤欧阳文忠公之遗像焉。……”也许 W 先生要批评上一两句类乎“水净沙明”一类的褒语。

用我十几年前做游记的手法，来把平山堂记账似的记一下，也好；因为那个地方除去登山升堂遇僧谒像等字眼外，没有什么别的可说。

玩过了平山堂，“厌倦”使我打消了再去逛观音山的兴致。我们便下令回舟。

绿云深处一诗翁

我在前篇，曾遗脱了一个应描写的人。

当我们的船快要过大红桥，向徐园去的时候，远远见右边岸上绿阴深处，闪出一个老头儿来。他的年纪至少要抵得两个半我，他头童，背驼，发秃，而衣服很褴褛，我如果拿出我会动笔的权威来加他以称谓，我应当称他为丐：

他最初是蹲在水边，洗手似的不住地用手泼水，等我们的船快要靠他；他猛然的在脸上显露一些吃力的神气，慢慢的伸直了腰立起来；从他身后，抽出一根竹竿，向我们船上一搭，竿尖上系有一个小布袋。

“呵！诗翁！”V 君很冷静地说。

H 兄掏出几个铜元来，放在他布袋里。于是这被称为诗翁的老头儿，和已开动的法条的机器似的，开始歌